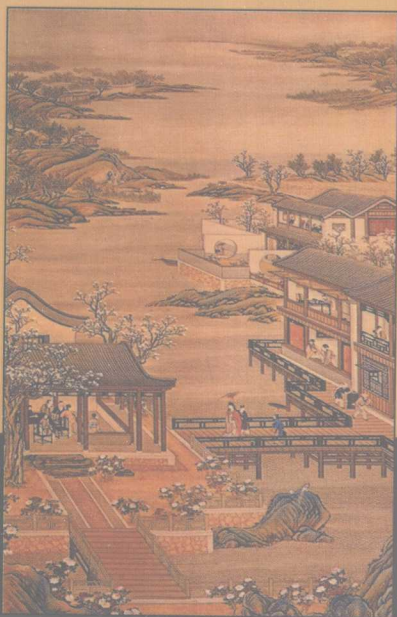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儿女英雄传

(下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1辑〕

儿女英雄传

(第二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儿女英雄传

清·文康

第 25 回

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安老翁讽诮列女传

这回书接着上回，表的是邓家父女不远千里而来，要给安公子、何小姐联姻，见安老爷替姑娘给他的父母何太翁、何夫人立了家庙，教他接续香烟，姑娘喜出望外，一时感激欢欣，五体投地。邓九公见他这番光景是发于至性，自己正在急于成全他的终身大事，更兼受了安老爷、安太太的重托，便要趁今日这个机缘，作个牵丝的月老，料姑娘性随性转，事无不成。不想才得开口，姑娘便说出“此话休提，免得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，坏了我师徒三年义气”这等几句话来。

这话要照姑娘平日，大约还不是这等说法，这还算安老爷、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，才陶熔得姑娘这等幽娴贞静。又兼看着九公有个师徒分际，褚大娘子有个姐妹情肠，才得这样款款而谈。其实按俗说，这也就叫作“翻了”。这一翻，安老爷、安太太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说话。张太太是不会调停。褚大娘子虽是善谈，看了看今日这局面，姑娘这来头，不是连顽带笑便过得去的，只说了句：“妹妹，先不要着急，听我父亲慢慢的讲。”此外就是张老合褚一官，两个人早到厢房合公子樊谈去了。

安老爷见这位大媒才拿起一把蒲扇来，就抡圆里碰了这等一个大钉子，生怕卸了场误了事，只得说道：“姑娘，论理这话我却不好多言，只是你也莫要错怪了九公。他的来意，正为着你师生的义气，我夫妻的深心，不要搅散了今日这个道场，所以才提到这句话。”安老爷这一开口，原想姑娘心高气傲，不耐烦去详细领会邓九公的意思，所以先把这三句开场话儿作了个“破题

儿”，好往下讲出个所以然来。

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云山合安老爷初次相见的姑娘了，才听安老爷说了这几句，便说道：“伯父，不必往下再谈了，这话我都明白。倒听我说：人生在世，含情负性，岂同草木无知？自从你我三家在青云山庄初会，直到如今，一年之久，承伯父母的深恩，我师傅合这褚家姐姐的厚意，那一时、那一事、那个去处、那个情节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，成就我的终身？我便是铁石心肠，也该知感知情，诸事听命。无奈我心里有难以告人的一段苦楚，纵让伯父母善体人情，一时也体不到此事。今至此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想我自从一十六岁才有知识，便遭了纪献唐那贼为他那贼子纪多文求婚的一桩讹事，以至父亲持正拒婚，触恼那贼，坏了性命，我见父亲负屈含冤，都因我的婚姻则起，我从那日便打了个终身守志永远不出闺门的主意，好给父亲争这口气。谁知那纪贼万恶滔天，既逼死我父亲，还放我母女不过，我所以才设法着人送了父亲灵柩回京，我自己便保着母亲逃到山东地面。听说这九公老人家是位年高有德的诚实君子，血性英雄，我才去投奔他，为的是靠他这年纪、声名，替我女孩儿家作一个证明师傅，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来历不明。及至得了那座青云山栖身，我既不能靠着十个指头趁些银钱，换些担柴斗米；又不肯舍着这条身子作人奴婢，看人眉高眼低：却叫我把甚么奉养老母？论我所能的，就是我那把单刀。无法，只得就这条路上我母女苟且图个生活。及至走了这条路，说不尽的风尘肮脏，龙蛇混杂，已就大不是女孩儿家的身分了。纵说我这个心，心无可愧，见得天地鬼神；我这条身子，身未分明，就难免世人议论。因此，我一到青云山庄，便禀明母亲，焚香告天，对天设誓，永不适人。请我母亲在我这右臂上点了一点‘守宫砂’，好容我单人独骑夜去明来趁几文没主儿的银钱，供给母亲的薪水。这是我明心的实据，并非空口的推辞。——此地并无外人，我这师傅是九

十岁的人了，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也抵得个生身父母，不妨请看。”姑娘一壁厢说着，一壁厢便把袖子高高的撝起，请大家验明。果见他那只右胳膊上点着指顶在旋圆必正的一点鲜红朱砂印记，作怪的是那点朱砂印记深深透入皮内腠理，凭怎么样的擦抹盥洗，也不退一些颜色。

当下邓九公父女合张太太以至那些仆发丫鬟看了，都不解是怎生一个讲究，只有安老夫妻心里明白，看着不禁又惊又喜，又疼又爱。

你道他这番惊喜疼爱从何而来？原来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纯正，心地光明，虽是埋没风尘，倒像形踪诡秘，其实信得及他这朵妙法莲法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真有个“磨而不磷、涅而不缁”的光景。只是要娶到家来作个媳妇，世上这般双瞳如豆、一叶迷山的，以至糊涂下人，又有几个深明大义的呢！心里未尝不虑到日后有个人说长道短，众口难调。只有他二位是一片仁厚心肠，只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儿子，延了安家的宗祀，大处着眼，便不忍吹求到此。如今见姑娘小小年纪，早存了这段苦志深心，他老夫妻更觉出于意料之外，不禁四目相产，点头赞叹。只这番赞叹，把姑娘个宛转拒婚的心思益发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亲张本。这便叫“事由天定，岂在人为”。

闲话少说。却说玉凤姑娘证明他那点“守宫砂”，依然放好袖子，褪进手去。对安老父、安太太说道：“我这番举动也就如古人的卧薪尝胆、吞炭漆身一般，原想等终了母亲的天年，雪了父亲的大恨，我把这口气也交还太空，便算了了我这生的事业，那时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洁，来去分明，也原谅我这不守闺门是出于万分无奈，不曾玷辱门庭。不想母亲故后，正待去报父仇，也是天不绝人，便遇见你这义重恩深的伯父、伯母合我师傅父女两人，同心合意，费了无限精神，成合得我何玉凤祸转为福，死里求生，合葬双亲，重归故土。便是俗语也道得个‘猎儿狗儿识温

存’，我何玉凤那时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，便是不识温存，不如畜类。所以我才预先说明，到京葬亲之后，只求伯父你给我寻座小小的庙儿，近着我父母的坟莹，息影偷生，完成素志。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栖身庙宇这句话，特特的给我父母立了这座家庙，不但我身有所归，便是我的双亲也神有所托。这是一片良工苦心，这才叫作‘义重如山，恩深似海’！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点微劳，也足足的报过来了。至于人世‘姻缘’两字，久已与我何玉凤无干。便是玉旨纶音，也须原谅个人各有志，更不必再讲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。想来伯父母定该可怜我这苦情，不疑我是推却。”姑娘这段话，说了个知甘苦，近情理，并且说得心平气和，委屈宛转，迥不是前番在青云山那输理不输嘴、输嘴不输气的样子。

要照这等看起来，敢是今日安老夫妻、邓家父女四人作的这桩事竟大大的有些欠斟酌。从来问名纳采，古礼昭昭，便是“爱亲作亲”罢，也得循乎礼法。岂有趁人家有事宗庙的这天，大家伙子挤在一处，当面鼓对面罗，就合人家本人儿嘈嘈说起亲来的？便是假小说，也就作的无礼，何况是桩实事！然而细按下去，却也有个道理。

安老爷当日的本意，只要保重这位姑娘，给他立命安身，好完他的终身大事；这段姻缘，并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，因邓九公父女一向心热，定要给公子联姻，成就这段如花美眷的姻缘；再加上媳妇张金凤，因姑娘当日给他作成这段良缘，奉着这等二位恩勤备至的翁姑，伴着这等一个才貌双全的夫婿，饮水思源，打算自己当日受了八两，此时定要还她半斤；她当日种的地瓜，此是断不肯还她豆子。今生一定要合他花开并蒂，蚌孕双珠，才得心满意足。在安老夫妻也非不知，此刻事事给他办得完全，将他聘到别家，才是公心，娶到自家，便成私见。转念一想，既要成全他，到底与其聘到别家，万一弄得有始无终，莫如娶到我家，

转觉可期一劳永逸。所以才大家意见相同，计议停当，只在今日须是如引如此。然则他四位之中，如安老爷的学问见识，安太太的精神操持，邓九公的阅历，褚大娘子的伶俐，岂不深知姑娘的性儿，怎的就肯这等冒冒失失的提将起来？这也有个原故：在邓家父女一边，是服定了安老爷了，觉得我这把弟，我那二叔的本领，慢说一个十三妹，就让捆上十个十三妹，也不怕弄他不转，在安老夫妻这边，是见姑娘在青云山庄，经了那番开导，在船上又受了一路的温存，到京里更经了一年的作养，近来看姑娘那举止言谈，早把冷森森的一团秋气，化成了和霭霭的满面春风，认定了姑娘是个性情中人，所以也把性情来感动他，给他父母安葬，便叫公子扶衬代劳，给她父母立祠，也叫公子捧牌代劳，料想他性动情移，断无不肯俯就之理。再经邓九公年高有德，出来作这条大媒，姑娘纵然不便一诺千金，一定是两心相印。到了两心相印，只要姑娘眼皮儿一低，腮颊儿一热，含羞不语，这门亲事就算定规了。至于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，因他父亲为他的婚事，含冤负屈，焚香告天，臂上点了守宫砂，对天设誓，永不适人的这个隐情，便是佟舅太太和她同床睡了将及一年，她的乳母丫头，贴身服侍她，更衣洗浴，尚且不知；这安老夫妻，邓家父女四位怎的晓得？所以弄到这边邓老头儿，才拿起那把冰斧来，一斧子就碰在钉子上卷了刀了。那边安老先生见风头不顺，正待破釜沉舟，讲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，将作了个破题儿，又早被姑娘接过话来，滔滔不断的一套把他四位凑起来二百多周儿，商议了将及一年了，一个透鲜的招儿，说了个隔肠如见。

安老爷听罢，心里暗道：“这姑娘的见解，虽说愚忠愚孝，其实可敬可怜。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场中，断无中止的理；治病寻源，全在痛亲而不知慰亲，守志而不知继志，所以才把个见识弄左了。要不急脉缓受，且把邓老的话撇开，先治他这个病源，只怕越说越左”。因向姑娘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，你这片至诚，

我却影也不适，无怪你方才拒绝九公。如今九公这话且作缓商，但是你这番举动虽不失儿女孝心，却不合伦常至理。经云：‘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坤定而后地平天成；女大须嫁，男大须婚，男女别而后夫义妇顺。’这是大圣大贤的大经大法，不同那愚夫愚妇的愚孝愚忠，何况古人明明道着个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又道：‘女子，从人者也。你这永不知人的主见，我窃以为断断不可。你是个名门闺秀，也曾读过诗书；你只就《史鉴》上几个眼前的有名女子看法。讲孝女，如汉淳于意的女儿缇萦，上书救父；郑义宗的妻子卢氏，冒刃卫姑。讲贤女，如晋陶侃的母亲湛氏，截发留宾；周颙的母亲李氏，具饌供客。讲烈女，如朝重成的女儿玖英，保身投羹；张叔明的妹子陈仲妇，遇贼投崖。讲节女，如五代时王凝的妻子李氏，持斧断臂；李汉曹文叔的妻子，引刀割鼻。讲才女，如汉班固的妻子曹大家，续成汉史；蔡邕的女儿文姬，誊写赐书。讲杰妇，如韩夫人的助夫破虏；木兰的代父从军；以至戴良之女练裳竹箭；梁鸿之妻裙布荆钗，也称得个贤女。这班人才，德贤孝节烈智勇，无般不有，只不曾听见个父死含冤，终身不嫁的。这是什么原故，也不过为着伦常所关，必君臣父子夫妇，三纲不绝，才得高、曾、祖、父、身、子、孙、曾、元，九伦不斲。假若永不适人，岂不先于伦常有碍。”安老爷这一套老道学话儿，算起来话到尽头儿了。无论你怎样笑他迂腐，想要驳他，却一个字驳他不倒。姑娘一听，也知安老爷是一团化解自己的意思，无如她的主意，是已拿定了，转毫不用一丝盛气凌人的口吻，只淡淡的笑道：“伯父讲的这些话，怎生不曾听得。在这班以前，又有那一个人作过这些事？想也是从他作起。这永不适人，便从我何玉凤作起，又有何不可！”读者著书者曾经听见长辈说过一句阅历话，‘越是京城首善之地。越不出息。’只看这位姑娘，才在此京城住了几天儿。不是她从前那丁是丁，卯是卯的行径，已经学会了皮子了。岂知眼前这桩

事，他只顾一闹皮子，可只怕安老爷就难受了。安老爷料着姑娘不受这话，定有一番雄辩高谈，看他怎的说法，再合他说到本地风光，设法擒题。不想姑娘闹了个皮子，蔫蔫儿的受了，自己倒出乎意外，一时抓不着话岔儿。邓九公旁边一看急了，你道他因甚的着急。他此来本是一片血心，这头儿要惠顾把弟，那头儿要成全徒弟，再不料一开口，先受了那么几句厌话，闹了个两头儿都对不住，算是栽了个悬梁子的大筋斗。这一栽他觉得比当日在人众子里，栽在海马周三眼前，还露着砢礅。只羞得他那张老脸，紫里透红，红里透紫，两眼圆睁，满头大汗，把帽子往下推了一推，两只手不住的往下掬汗。及至听安老爷接上话了，料着安老爷定有几句吃紧的话，问得住姑娘。不想安老爷不过合他闹了会子之乎者也，倒背了有大半本列女传，渐渐的话有些钉不住姑娘，这不是前番青云山的样子了。再照这么闹会子文诌诌，大事不散了吗？因此他不容安老爷往下分说，便向玉凤姑娘道：“姑娘，你这话不是这么说；俗语说得好：‘在家从父，嫁从夫。’是个娘儿们，没说一辈子不出嫁的。再说这桩事，也不是一天儿半天儿的话了，我实告诉你说罢。”说着，他便把合安老爷当日笔谈的那天他女儿怎的忽然提亲，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，安老爷怎的料定姑娘不肯，恐致误事，拦他先且莫提起，等姑娘回京服满之后再看机会的话，一直说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来作媒，向玉凤姑娘告诉了一遍。告诉完了，重新又叫声“姑娘”，说：“你瞧，凭他怎么样，师傅比你晒日头阳儿、看三星儿，也多经了七十多年了，师傅的话没错的。无论你当日对天焚香起是甚么重誓，都应在师傅身上了，你说好不好？你只依着师傅这话，就算给师傅圆上这个脸了。”一段话，说了个乱糟糟，驴唇不对马嘴，更来的不着要，把个褚大娘子急得搓手，忙拦他说：“你老人家不要着急，这可是急不来的事，事款则圆。”饶是那等拦他，他还是把一肚子话可桶儿的都倒出来！

玉凤姑娘一听，心里一想：“照这话说起来，这又不是青山假西宾的样子，我索兴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？看这局面，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他通同一气。别人犹可，我只恨张金凤这个人儿，没良心！当日我在深山古庙给他联姻，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他；今日的事怎的他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？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，跟了我将及一年，时刻不离，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，剩了我一个人儿，叫我合他们怎生打个交道？”心里越想越气，才待要翻，又转念一想：“使不得。便算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，人家安伯父、安伯母二位老人家，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护送回乡，况且我父亲的灵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，地护了这几年了，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？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茔安葬，盖祠奉祀，这是何等恩情！岂可一笔抹倒？就是这师傅，不辞年高路远，拖男带女而来，他也是为好。更何况今日我既有了这座祠堂，这里便是我的家了，自我无礼断断不可。还用好言合他们讲礼，凭他万语千言，只买不转我一个‘不’就结了！”

姑娘主意已定，他便把一脸怒容强变作一团冷笑，向邓九公道：“师傅，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顾你的脸面，不知顾我的心迹？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。即如我安伯父方才的话，岂不是万人驳不动的大道理？但是，一个人存了这片心，说了这句话，岂可丝毫摇动？假如我这心、我这话可以摇动，当日我救这位公子的时候，在悦来店也曾合他共坐长谈，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深更独对，那时我便学来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，自订终身，又谁来管我？我什么把眼前姻缘双手送给个萍水相逢的素昧平生的张金凤？只这一节，便是我提笔画押的一件亲供，众人有目共照的一面镜。师傅，你就不必絮叨了。”邓九公道：“照姑娘你这么说起来，我们爷儿，今日大远的跑了来干什么来了？”老头儿这句话来的更乏。

书里表过的。这邓九公虽是粗豪，却也是个久经大敌的老

手，怎生会说出这等一句没气力的话来。原来他心里还憋着一桩事；他此来打算说成了姑娘这桩好事，还有一分阔礼帮箱。此是搁在心里，密而不宣，要等亲事说成，当面一送，作这么大大的一个好看儿。不想这话越说越远，就急出他这句乏的话了。姑娘听了这话，倒不见怪，只说道：“你老人家，今日算来看我，我也领情，算为我父母的事，我更领情。要说为方才这句话来的我不但不领情，还要怪你老人家的错。”邓九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师傅错了，师傅错了，取你师傅的胡子好不好。”姑娘道：“我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老人家和我相处，到底比我这伯父伯母在先；吃紧的地方儿，你老人家不帮我说句话儿罢了，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来。这岂不大错？再说今日这局面，也不是说这句话的日子，怎么就把你老人家急得这样钦此钦遵，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。你老人家也该想想；便是我不曾有对天设誓，永不适人的这节事，这话先有五不可行。”褚大娘子才要答话，安老爷是听了半日，好容易捉着姑娘一个缝子，不可撒手了。连忙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倒是那五不可行？”姑娘道：“第一，无父母之命不可行；第二，无媒妁之言不可行；三，无康帖；四，无红定，更不可行；到了第五，我伶仃一身，寄人篱下，没有寸丝片纸的赔送，尤其不可行。纵说五件都有，这话从我一个立誓永不适人的人来说，正是和金刚让座，对石佛谈禅，再也妄想弄得圆通，说得明白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姑娘，你须知那金刚也有个不忍，石佛也有时点头，何况你说的这五桩，桩桩皆有！”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龛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父母之命？”又指着邓家父女，合张亲家太太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你媒妁之言；你要问你的庚帖，只问我老夫妻。你要问你的红定，却只问你的父母。至于赔送姑娘，你有的不多，却也不到得并无寸丝片纸，待我来说与你听。”安老爷这话，就如对策一样，才不过作了个策帽儿，还不曾一条条对起来呢？姑娘听了，先就有些不耐烦。邓九公又在一旁拍手

道：“好哇！好哇！我看姑娘这还说什么？”安太太恐姑娘着恼，便拉着他的手说：“不要着急，慢慢儿的说着，就个有头绪了。”褚大娘子说：“正是这话；好妹子，只记着我当日和你说的。‘老家儿说话，再没错的，’那句话。还是老家儿怎么说，我们怎么依着。”姑娘一看这光景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是要齐下虎牢关的来派了；她倒也不着急，也不动气，倒笑了笑说道：“伯父不必讲了。你二位老人家，从五更头说到此时，也该乏了。我师傅和褚大姐姐，大远的来到这里，也着实辛苦了。竟请伯父，张亲家爹，陪了我师傅合褚大姐夫，前边坐去。我同伯母和妈妈，也陪着褚大姐姐到了房说些闲话。你我大家离了这个所在，揭过这篇儿去，方才的话，再也休提。如不见谅，我总括儿说一句：‘泰山可撼，北海可移，’我这条心，这句话，万不能改。我言尽于此，更不再谈，凭你大家万语千言，却莫怪我不答一字。”说着，只见她退了两步。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说的那光景，把小眼支儿一搭撒，小脸儿一括搭，小腮膀子儿一鼓，抄着两只手，在桌儿边一靠，凭你是谁，凭你是怎样和她说着，再也休想她开一开口，这事可糟了，糟很了！糟得没底儿了！”

原来今日这桩事果然说成，不是还有个十天八天，三月两月的耽搁。只因安老爷一愁姑娘难于说话，二愁姑娘夜长梦多；果然一言为定，那问名纳采行聘送妆，都在今日这一天，即在今日酉时，便要迎娶过门了。此刻这虽是怎等一个清静坛场，前头早已结彩悬灯，排筵设宴，吹鼓手，厨茶房，媒相伴娘，家人仆妇，一个个擦拳磨掌，吊胆提心的，只等姑娘一句话应了声，立刻就要鼓乐喧天，欢声匝地，连那顶八人猩红喜轿，早已亮在前面正房当院子了。安老爷，安太太，虽不曾请得外家，也有好几位得意门生，同心至好，以至近些的亲友本家，都衣冠齐楚的在前边张罗，候着贺喜。不想姑娘这个当儿，拿出那老不言语的看家本事来。请问这种情形，叫安老爷一家怎生见人？邓褚两家怎

的回去？便是张老夫妻，那逢山朝顶，见庙磕头，和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斋，那天才是了个愿。至于安公子空把搭了几个月的嘴，今日之下，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又叫张金凤怎生对他的玉郎？又叫何玉凤此后，怎的往下再处？你道糟也不糟？那可就叫作整本的糟女传，还讲什么《儿女英雄传》呢？不过安水心先生，是何等心胸本领，岂有想不到此，不防这一着的道理。然则他何不一开口，就照在青云山口似悬河的那派谈锋，也不愁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，又和他皮松肉紧的谈了会子道学；又指东说西的打了会子闷葫芦呢！这便叫作‘逞游谈易，发庄论难。’当日在青云山，是先要笼络住这姑娘，不得不用些权术；今日在此地，是定要成全这姑娘，不能不用些正经。既讲到舍权用经，凡一切诙谐话，优俳话，譬喻话，影射话，都用不着。再说安老爷本是个端方厚重的长者，少一时坐在堂前，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，一片慈祥，虽望着姑娘心回意转，却绝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词穷。他心里却早有了个成算，及至见姑娘话完告退，不作一声，他便使两眼望着太太道：“太太，你听姑娘终改不了这本来至性，你我倒枉用了这番妄想痴心；这便怎样才好？”安太太似笑非笑，似叹非叹的应了一声。老夫妻两个，四只眼睛一齐望着媳妇张金凤，张金凤见公婆递过眼色，便越众出班的道：“今日这事，算我家一桩大事，公婆父母都在前头；再说九公和褚大姐姐是客，又专为这事而来，却没媳妇说话的分儿。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儿，我知道她是肯的，不用人求；他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；公公，不必往下再说了。依着我姐姐的话，真个陪九公到前面坐去，让媳妇问问姐姐；或者我姐姐还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，说不出的私话，也不可不知。我们女孩儿对女孩儿没个碍口难说的。婆婆和妈妈，在这里陪着褚大姐姐，也好谈谈这一年不见的闲话儿，不必费心劳神。这事完全责成在媳妇身上，公婆你想如何。”安太太就先说：“你小人儿家，可有多大能耐呢？要作这么大事，你能

吗？”安老爷摇着头道：“媳妇，你看我两个老人家，处在这要进不能要退不可的去处，得你来接过我们这个担子去，我们岂不愿意；但是这桩事的责任太重，你却比不得我同九公，我两个作不成，大家不过说一句这事想的不仔细，谋的不周全。你一个作不成，有等知道的，道是你姐姐的心热。有等不知道的，道你本就不能尽心，不曾着力，有意败事，无意成功。倘被亲友中传语开去，你小小年纪，这个名儿，却怎生担得起！”他翁媳两个，这阵真话儿假说着，假话儿真说着，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伏地扣子；唉！也不知是那燕北闲人，因张金凤从第七回出名，直到第二十五回，虽是逐回的露面登场，总不曾作到他的正传文章，写得出色；如今且不去管他。

何玉凤先听得张姑娘说他，‘但是肯的，不必人求，果然不肯，求也无益，’不觉暗喜道：“到底还是他知道我些甘苦。”及至听她说‘到也不劳公婆父母，也不用褚家大娘，只把这事责成在她身上’这些话，她又不禁转喜为怒起来，暗道：“好个小张金凤，难道连你也要和我作对不成；果然如此，可算你猴儿拉着小人儿坏肠子。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罢，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，我也顾不得那叫情那叫义，我要不起根发脚，把你我从能仁寺见面起的情由，都给你当着人抖搂出来，问你个明明白白，我就白闯出个十三妹来了。”说罢，依然坐在那里，一声也不响。张金凤分明看见姑娘那番神情，只不在意，她依然答应公婆道：“媳妇岂不知公婆这层怜惜媳妇的心，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和姐姐说，姐姐尚不容；公婆和姐姐说，姐姐又何能容。我爹妈在此，更不能说，倒有个能说会道的舅母呢？今日偏又不住在这里。媳妇若再袖手旁观，难道真个的今日这桩事，就这样罢了不成？漫说媳妇受些冤枉谈论，便触怒了姐姐，随姐姐怎样，媳妇也甘心情愿。公公只管安坐前厅，再听消息，让媳妇去求姐姐，幸而说得成，不敢领公婆的赏赐，万一不成，再受公婆的责罚。”安老爷

听到这里，只合太太说了声：“太太，我们也只得如此。”说完，拉了邓九公，头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

何玉凤看了，越想越气，她在那里梗梗着个小脖颈儿，撑着一个鼻翅儿，挺着腰板儿，双手扶定着膝盖说，匹马单枪，只等张金凤过来说话，打算等她一开口，先给他个下马威。那知人家不过来，只见她站在当地，向那群婆儿丫头说：“你们听住了热闹了，褚大奶奶和二位太太的茶，也不知道换一换，烟也不装一装，也该给姑娘倒杯茶来。”众人听了，忙着分去倒茶。倒了茶来，她便先端了茶碗，亲自捧到姑娘跟前说：“姐姐，喝点茶罢。”姑娘欲待不理，想了一想，这是在自己家祠堂里，礼上真说不过去。没奈何站起身来，吃了人家一句，说了六个大字说：“多礼我不敢当。”张金凤也只作个不理睬，回身便向褚大娘子装了袋烟，褚大娘子道：“妹子，请坐罢。怎么只是劳动起你来了？”张姑娘笑道：“我到你家，你怎么服侍我来着呢？”说着，又给婆婆递了袋烟。安太太一手接烟袋，只扬着脸，皱着眉，望着她长出气。张姑娘但低头微笑，然后才给他母亲装烟，但不过给他母亲装烟，他却不是照那等抽着了，用小手子擦干净了烟袋嘴儿，闪着身子，把烟袋锅儿靠在左边，烟袋嘴儿让在右边，用着弯胸伏背的那等递法儿。他装好了烟，却用左手拿着烟袋，右手拿着香火说：“你老人家自己点罢。”原来并不是他姑奶奶的脾气，亲家太太那根烟袋，实在又辣又臭，恶歹子难抽。只见那张太太愁眉苦眼的向她道：“姑奶奶，你别闹了。你道，这还有什么心肠抽这烟呢？”张金凤道：“妈，不吃会子烟，这亲就说成了，就让你老人家，再许三百六十天的不动烟火，不成还是不成啊！”说的褚大娘子和太太掩口而笑，姑娘听了，益发不受用。又听安太太吩咐道：“你们也给你大奶奶装袋烟儿。”因和张金凤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只管坐在那里和姐姐说。”张金凤答应一声过去，便挨着玉凤姑娘坐好。恰好华妈妈送上一碗茶来，张姑娘接

过茶来，一面喝着一面目不转睛的看着那碗里的茶打量主意。

霎时喝完了茶，柳条儿又装上烟来，因见太太在上面坐着，他便隐着烟袋，递给她家大奶奶。张姑娘接过来，不敢当着婆婆，公然就抽烟儿，便顺在身旁，回过身去，抽了两口，又扭了头，喷净了口里的烟，便把烟袋递给跟人暗暗的摇摇头说：“不要了。”从来造就人材，是天下第一件难事，不过一个北村里的怯闺女，怎的到了安太太手里，才得一年，就会把他调理得如此。

张姑娘正待说话，只听婆婆那里吩咐晋升女人道：“你告诉院子里听差的那几个小厮，此时无事，先叫他们出去，等用着再叫。他们那里是听差，都贪着听热闹儿呢？就连你们也可以换替着在这里伺候，那供桌上的蜡尽了，先不用换呢？”大家答应了一声，忙去传话。张姑娘这才把身子向玉凤姑娘斜签着坐了，未经开口，先和容悦色低声下气的叫了声：“姐姐。”只见姑娘把眼皮儿往上一闪，冷冷的一副面孔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只看第一句，这亲就不像个说的成的样子。张金凤道：“姐姐，我可敢怎么样呢，我只劝姐姐先消消气儿。妹子另有几句肺腑之谈，要和姐姐从长细讲。”正是：

千红万紫着花木，先听莺声上柳条。

至于张金凤和何玉凤怎样开谈，这亲事到底说得成也不成，在下回书交代。